

■国庆特稿

亲历开国大典的二七工人

□李鸿儒文/图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总觉得很幸福、很自豪，使我终身不忘。

那时我才19岁，在长辛店铁路工厂（二七机车厂）当工人。9月28日回厂里召开会议，当时的厂党委书记陈度同志说：“新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要宣布成立新中国，要定都北平，还要举行庆祝大会，到时候我们厂都去参加……”陈度同志讲话以后，还有一位同志教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厂里生产任务很重，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铁路运输急需更多的机车和车辆，因而我们机械车间（负责机车、客车、货车用配件加工）任务排得满满的。那时工人们都是你追我赶地工作，开展劳动竞赛，有时自愿加班加点，不取任何报酬。全厂都以多修车、修好车的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尽管工作任务繁忙，开国大典那天工厂还是停产了，全体职工都去参加盛会。在这之前，厂里做了许多准备工作。9月30日下午我们车间召开了职工大会，车间领导强调了参加大会的意



义，并且提出要求，内容主要是：遵守纪律，听从大会和各级领导指挥，不得无故离队，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集会期间不让陌生人混进队伍，防止敌人破坏，遇到紧急情况保持镇静等。车间大会开完后，全车间职工都到厂外的铁路大礼堂东边操场进行全厂练队。按车间、工段三人横队站好以后，以十人为一班，并指定了班长。领导宣布，明日也要按此队形站。接着又进行了三路纵队齐步走的队列练习，队列练习结束后，厂领导再一次强调了参加大会的注意事项和要求。

10月1日清晨6点多钟，我们穿着崭新的路服，头戴列宁帽，带上了一天的干粮，在铁路大操场集合，经领导清点人数后一起排队到长辛店火车站乘坐敞篷车（当时称槽子车）。有的车厢青年人较多，大家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感觉不一会儿就到了前门西站（在箭楼西南，当时是前门货站，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下了火车，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步行到天安门广场。那时广场不像现在这么宽敞，东西有三座门，南边还有中华门。我们

的集合地点是广场西南角，靠近西三座门南红墙，队伍停下来，车间领导又讲了些注意事项，就让我们坐下来休息。那天天气是多云，不冷不热，我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一些知识面广的老师傅就从古到今地讲历史故事，也有的老师傅把从收音机听到的和报纸上看到的解放军打四平、解放天津和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情况讲给大家听……

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开始整队，我们面向天安门，从东往西三路横排站好，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三点钟庆典开始，当时毛主席操着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整个会场沸腾了，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毛主席讲话以后举行了阅兵式，遗憾的是我们的队伍太靠后了，视线被前面的人挡住没能看到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经过天安门的全部场面。开始，步兵通过天安门时，只能听到整齐的脚步声，炮兵和骑兵通过时，我们欠起脚伸着脖子向前看去，骑兵过来了，每一个方阵都是同一颜色的马匹，马蹄声整齐并带有节奏感，骑兵战士骑在马上手提缰绳英姿勃勃，身体随着马匹的行进摇动着，从远处看过去如同碧波荡漾此起彼伏。当人民空

军飞抵天安门上空时，人们举首仰望，蓝天上出现了三架为一组编队的机群，人们鼓掌、欢呼、跳跃，广场上气氛异常热烈。看了阅兵式后我感到，解放军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我为我们国家拥有这样一支人民军队感到无比自豪。阅兵式结束后，是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整个大会过程中，工人们忘记了口渴，也不知道疲倦，始终情绪饱满。大会结束时广场已亮起了灯，我们工厂的队伍撤离广场，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当我们把大会盛况告诉家人后，全家人和我们一样兴奋不已。

第二天是星期日，一早我和父亲（长辛店铁路工厂工人，也参加了开国大典）又来到天安门广场，怀着崇敬的心情仰望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仿佛昨天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感到他老人家还站在那里，心想，如能上去看看多好啊。我们又看了天安门城楼两侧的大标语，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边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那天有一个“中”字脱落了，靠红墙立着，我到跟前看了看，比自己还高，足有两米。我们又顺着红墙往西走，出了西三座门，一直走到南长街南口……那一天，我和父亲很晚才回到家里。

那年国庆我在岗

□赵闻迪

2008年，我在一家电厂当化验员。那年，跟我从小学到大的表姐定于国庆节结婚，邀请我当伴娘。孰料放假前两天，班长找我商量：“小赵，本来安排好的国庆节那天值班的张师傅临时有事，你能不能代她值一个班？”我一听愣住了，值一个班是24小时，表姐的婚礼就参加不成了。班长见我为难的样子，解释道：“找不到其他人代班了……”

表姐安慰我：“工作要紧，你安心值班吧。”爸爸提醒我：“你第一次独立顶岗，不懂的问题事先跟班长请教明白，别耽误工作。”次日上班，细心的班长把值班期间要做的工作和安全事项列在一张白纸上，交代我如果遇到突发情况随时给她打电话。我这才吃了颗“定心丸”。

国庆节一大早就醒了，推开窗户，一阵凉爽的清风夹着桂花的芬芳扑面而来，真是一个好天气啊！我在心中祝福着表姐。

走进班组，房间已经被值前一个班的姚师傅打扫干净了，一尘不染的桌子上摆着一束野雏菊，静静地散发出略带苦味的清香。这一定是姚师傅去职工食堂的路上采摘的。翻开交接班记录本，姚师傅清晰的字迹映入眼帘：“本班次一共化验了二十份样品，烤箱里还有一份是早晨七点送来的。电子天平的显示灯不亮了，请维修队的田师傅过来看一下。祝节日愉快！”我抿嘴一笑，眼前浮现出姚师傅温柔的面庞。

烧上开水，在交接班记录本上写上日期和姓名，我拿起内线



照片里拿着记录本和笔的是作者，正在现场抄数据。

电话打给运行集控室询问机组负荷——今天的第一项工作。接电话的值班员对我的声音不熟悉，问我是不是代班的？我含笑说是。他叮嘱我若遇到拿不准的事情及时联系班长。搁下电话，我暗暗赞叹他的认真、负责。

填好“电子天平显示灯失灵”的缺陷单送到维修队，正赶上他们开班前会。安全员问道：“今天是你值班？现场环境熟悉吗？要是不熟悉，你喊上我。”我感激地点点头。

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具，向现场走去。阳光灿烂，凉丝丝的风儿拂在身上说不出的惬意，冷水塔、高压线和塔吊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下像一副庄严漂亮的油画。我心中生出愉快的感觉。

回到班组，客户送来一份样品。我回想着平日班长他们接待

客户的举止，努力做出一副老练的姿态。从午后至傍晚，样品络绎不绝地送来，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去食堂吃晚饭的途中路过一处施工现场，高高的脚手架上，检修工人爬上爬下，一边干活，一边说笑。金色的霞光洒在他们身上，照射得他们脸颊和手臂上的汗珠晶莹剔透。

入夜，机器的轰隆隆声格外清晰，我却觉得吵人，反倒有一种安心踏实的感觉。机组、厂房和各种线路管道都灯火通明，使天上的星星也黯淡了不少。路上不时响起脚步声和说话声，那是值夜班的运行员、检修员、安全员、消防员。我看了看表，我也该去现场取样了。素来害怕黑暗的我，这个夜晚却没有一丝不安，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胸中升腾起一丝崇高和神圣。

异国土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

□江志强

我在很多地方参加过升国旗仪式。在学校，我担任过主旗手；在部队，我担任过护旗手；在天安门广场，我面向国旗行过注目礼……然而，2004年在美国西雅图的一次升国旗，最为难忘。

那时，我在西雅图一个名叫甘波港的海滨小镇工作。十一前夕，一位名叫李碧云的华人女教师找到了我。她所在的那所学校作出决定：在10月1日清晨，为华人师生举行一次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得知我有五年从军经历，“升旗经验”丰富，遂请我帮助训练一支像模像样的升旗队伍，这支队伍，全部由华人学生组成。

对此，我毫不犹豫答应了。来到学校后，见到了校长艾纳克。白发苍苍的艾纳克告诉我：“全校六百多名学生，华人学生有三十多名，他们在学校的表现非常棒，成绩优异，尊重老师，帮助同学。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我们决定为他们开展一次升国旗仪式。”

听着艾纳克的介绍，我满心激动，在这远离祖国的太平洋东岸，能够目睹五星红旗升起的场景、倾听那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多么荣耀的事啊！那些华人学生似乎比我更加兴奋，他们纷纷将我围住，争当升旗手。

最终，我挑选了4名体形和身高相近的孩子作为升旗队员。其中，主旗手、副旗手各一名，护旗手两名。其他学生在李老师的组织下学唱国歌。

尽管时间短，我依然对四名升旗手严格施训，对每一个动作

都坚持高标准，并利用VCD反复播放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升旗场景。

作为主旗手的宫羽，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年他只有十四岁，但学得很快，仅用了两个小时便掌握了擎旗、撤旗、收旗等关键动作。

与此同时，李碧云老师在教孩子们学唱国歌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有不少孩子中文说得不够标准，向老师提出“用英语唱国歌”的请求。李老师立即给予纠正：“这是我们中国的国歌，一定要用国语来唱！”于是，这些孩子既要唱国歌，还要学中文。升旗那天，他们已将国歌唱得字正腔圆，铿锵有力。

10月1日清晨，艾纳克校长带领教职人员和全体师生参加升旗仪式，他们穿戴整齐，神情肃穆。升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做着标准的动作，踩着国歌的节拍，将鲜红的五星红旗升至旗杆顶端。所有的华人师生，皆高唱国歌，歌声荡漾在西雅图的上空，荡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事后，校长和我聊起升旗的初衷：“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前，从未组织过这样的升旗仪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孩子在学校里的优秀表现，而是他们所在国家的繁荣富强，发展进步。”

艾纳克校长的话，使我感慨万千。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游子，能够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亲手升起五星红旗，高唱国歌，其实是强大的祖国在作后盾。祖国越强大，我们越有尊严，祖国越发展，我们越受尊重。